

无端“蒙冤”的张廷璐

卢赞秋

张廷璐,字宝臣,号药斋,清代著名学官。他出身桐城世家,父亲张英是康熙朝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,二哥张廷玉是雍正、乾隆两朝保和殿大学士。在二月河小说《雍正皇帝》、电视剧《雍正王朝》中,张廷璐身陷权斗漩涡,泄露了雍正元年恩科会试考题,最终惨遭腰斩。作品问世以来,不少研究历史的有心人对此多有批驳,指出其违背史实之处。

那么,真实的历史又是怎样的?笔者通过搜寻史志、文集、家谱等资料,汇积成篇,以还原张廷璐的本来面目。

和父兄在一起

康熙十四年(1675)农历五月二十七日,张廷璐在京城出生。这时候,父亲张英已年近四十,正在宫中担任日讲起居注官。这个官职,既要在御前讲解经书,又要记录康熙帝每日的起居言行,品级虽然不高,但却身处政治核心。没过三年,张英又因为学识渊博、人品端谨,被选为清朝入值南书房的第一人,朝夕与皇帝砥砺学问、谈史论经。

康熙二十一年平定三藩之乱后,父亲请假携全家回到桐城,有了几年的乡居时光,也有了更多时间亲自教授廷璐诗书。每当夏夜追凉,就让廷璐对对子,入山也让廷璐在途中即兴吟些短句。小廷璐生性聪颖,进步很快。九岁时和哥哥廷玉进龙眠山游玩,就多次赋诗,文辞也很可观。张英非常欣慰,很珍视孩子的成长,捉笔写下:“璐儿先赋诗,夸我池中莲。玉儿才患多,逡巡出两篇。忆儿学语时,一字亦可怜。况今成七字,琅琅若珠蟠。”

父亲还朝后,廷璐和二哥留在家乡刻苦攻读,沉酣于经史子集中,作文师法明代散文家归有光。勤学苦诵的同时,经常收到父亲的书信,得到为学处世方面的点拨和告诫。在和乡人相处时,廷璐谨记父亲的教诲,始终谦抑和善,路遇长者必主动让道,这些细节让乡邻们非常称道。

张英任大学士刚满两年,就急流勇退,回到桐城,又乡居七年,怡情山水,与故交觞咏为欢。此时,廷玉已任职翰林,远在北京,陪伴父亲的都是廷璐。他协助父亲在龙眠建成双溪草堂,高兴地将景色形诸笔下:“杨柳阴中藏钓艇,芙蓉花里到衙门”“修廊曲槛清无比,鹤发追随杖履间”。父亲出游浮山,趋迎康熙帝于江浙间,廷璐都悉心侍奉左右,也写下了诸如《月夜侍家大人登虎丘》等诗篇。

康熙四十七年(1708)深秋,张英病逝于桐城,卒前口述遗折,令廷璐缮写,并叮嘱子孙继续报效国家。廷玉当时正奔驰在南归途中,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,八天后抵达桐城,抱憾与弟弟一道料理丧事。当年,桐城县东乡陈家洲遭受水灾,廷玉、廷璐又怀着丧父之痛,带领弟侄辈前后奔忙,倡捐赈灾,设粥施药,接济众多难民。

康熙五十七年(1718),张廷璐经过多年饱学,在殿试中一举夺得榜眼(一甲第二名)。康熙帝得知是旧臣张英之子后,久久叹服张家昌盛的文风,特意召见张廷玉,说到:“汝兄弟皆能如此,不愧家风矣。”

做一个正人

张廷璐考中进士后,就正式步入了仕途,先是钦授翰林院编修,经三年学习,散馆时御试汉书一等第一名,奉旨教习康熙六十年进士。不久,张廷



江阴学政广场“张廷璐视学”雕塑(资料图 图源网络)

璐就因诚朴可用,被雍正帝先后升授为中允、侍讲学士等职务。

雍正元年(1723)九月,张廷璐主持完福建乡试,由于士论帖服,一回京就立即被任命为河南学政,主管一省教育科举。然而,河南的政治环境却并不乐观。布政使田文镜监生出身,为官严厉苛刻,经常催逼所辖州县辟田完赋,且限期紧迫,稍有迟缓,就立即弹劾地方官。对读书人也压制过多,缺乏应有的尊重,这与张廷璐产生了根本的矛盾。

这一矛盾终于在雍正二年的夏天引爆了。当时,封丘知县因为黄河北岸大堤工程紧急,要求添雇人力,令士子一例完粮当差,引发该县生员不满和控告。张廷璐正好赴开封府主持考试,对士子的诉求采取了同情态度,并加以受理查讯。但激动的士子们并不满意,开始罢考,又协众阻止考试,更有甚者,将考试用印、试卷抬走。张廷璐不得不严加申斥,革除为首几个生员的资质,终于维持好考场纪律,令考生们陆续随场考试。但这一事件却被田文镜利用了,在雍正帝面前狠狠告了一状,一股脑指责张廷璐沽名好誉,“不肯秉公执法,凡遇劣衿抗粮生事,每多庇护”,对封丘生员抗官也“始终并无一言严飭”。雍正帝一贯反感好名务虚的官员,这次接到奏状,立即批示:“张廷璐不能脱然事外”,九月即革除张廷璐学政一职。

这次仕途上的挫折,令张廷璐很失落,甚至有幻灭之感。他回京时已入冬,寒气渐重,客宿邯郸旅舍,越想越觉得兴味索然,不禁提笔在墙上写道:“将相勋名迹已陈,黄粱一饭证为真。循环梦境无穷歇,梦觉旋为梦里身。”好在雍正帝对张廷璐居官为人还是了解的,也逐渐察知罢考案件的情弊,待张廷璐回京后便重授侍讲学士一职,还命其教授皇八子读书。张廷璐写下“从此形庸趋走地,陈编还理读书灯”,在经历了风波洗礼后,他变得更加的沉静和坚定。

终老桐城故里

雍正十一年,张廷璐升任礼部侍郎,因留任江苏学政,未赴部履职,到乾隆四年方才回京实任。由于谙熟掌故,考订仪制、举行祠祭、厘正乐章等部务都对他倚重较多。张廷璐在礼部与同

事虚心会商,斟酌古今成例,然后推行,屡屡出色完成了任务。乾隆五年,张廷璐因病奏请休致,未得到乾隆帝允许,奉旨照旧供职。

乾隆六年,年近七旬的张廷璐远赴江西,担任乡试主考官,选拔了熊为霖等人才。当年年底,都察院左都御史刘统勋以张廷玉历事三朝,遭逢极盛,“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”,奏请对张廷玉近亲居官者,三年内停其升转。虽然张廷璐原本端谨,早有退意,此时面对宦海潜流,却也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。他无所营求,公务之暇,惟喜读书,所以虽贵为卿贰,却是门馆萧寂,无人问津,避免了许多喧嚣纷扰。

他不动声色地参与朝政,既不张扬,也不倦怠。凡是关系民生利弊的事情,只要他熟知的,都及时上达庙堂,提出建言。比如,乾隆七年,朝廷免除贩运米豆的额税,以促进流通、平减价格,张廷璐敏锐地指出,这些客商都要投托居中交易的牙行,倘若有狡佞的牙行把持抬价,仍会扰累商民。因此,乾隆帝下令各省督、抚严加监管,“倘仍有情弊,即查明究治”。

乾隆八年秋季,张廷璐随驾赴盛京祭祖陵,绝漠数千里而还,疲顿不堪,于十二月以老病乞休。乾隆帝降旨:“张廷璐尚不甚老。礼部事务亦简,暂且供职,俟明年秋冬具本再奏。”次年三月,正值三年一度的京察,张廷璐再次陈诉衰病,恳请致仕,并举内阁学士李清植以自代。这次奏请终于得到了乾隆帝的同情,准以告老回籍,此时张廷璐已入古稀之年。

张廷玉对弟弟早于自己退休,既欣喜万分,又羡慕不已。历经仕途艰辛,还能像父亲张英那样,在晚年寄情山林,手捧书卷,耳听溪声,是他们兄弟共同的梦想。张廷玉作诗送别三弟:“七十悬车事竟成,轻装雅称秩宗清。几人引退能如愿,先我归休觉不情。图籍开缄珍手泽,墓田作供好躬耕。阿兄他日还初服,拄杖花前一笑迎。”他希望三弟能够在家乡等他退休归来,一起优游岁月。诗写完后,张廷玉仍觉得意犹未尽,干脆提笔直言道:“予衰老不复作诗矣。三弟蒙恩予告归里,感激欣喜,不能已于言。口占一章,不足尽此中情悃也。”

东门祖道,临别长送,是很多官员告离政坛之际期望的荣耀。张廷璐在京中的朋旧甚多,有不少人都谋划为他饯行,但他却一一为之婉拒。在春明景和的京城,张廷璐由次子张若需随侍,轻松地踏上了南归的路途。他的学生太仆寺卿刘纶记述:“比似二疏图画好,更无车马侈逢迎。”刑部侍郎钱陈群也称赞他:“车马东都行已成,先生人与俱俱清。”

乾隆九年五月,张廷璐抵达桐城,迎接他的是夫人姚氏、长子张若震和身后的田园丽景。张若震两年前就从浙江布政使任上,奏请回乡养母。

然而,天不假年。乾隆十年(1745)八月二十二日,也许是多年艰辛所致,也许是因为夫人离世的过度感伤,张廷璐回乡仅一年多后,就病逝于桐城。讣音传到京城,张廷玉哀恸欲绝,在书斋设灵位,率合家祭奠。沈德潜痛惜“文章知己,失所景仰,不禁怆恨”,并为恩师撰写墓志铭。

应当说,张廷璐久任学官,以清正持衡的操守,促进了学风和士气,选拔了一大批国家有用之才,为清朝前期文教科举事业做出了贡献,他的教育理念和廉洁作风至今仍有借鉴意义。二月河先生作品中关于张廷璐的情节完全出于虚构,严重背离了史实,给大众造成的多年误解和疑问,实在不利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。

